

金花满山

□ 牛旭斌

对于“山花烂漫娇景丽，蜂蝶劲舞花红美”的成县来说，万寿菊开时的十里八乡，俨然是一座繁丽似锦的花园，摄影家、游客慕名来看花、打卡，车流如织，络绎不绝。

故乡人最初种花，不是用来观赏的，是全县整体脱贫摘帽后，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乡村振兴，又与青岛企业合作，连同种苗，下入这青山绿水畔的订单产业。

交上伏天，四万亩鲜花进入次第竟放的最美年华，山河在花海的迷人中叠翠流金，云蒸霞蔚。不论从清湛湛的河谷望去，还是从绿油油的山顶俯瞰，只见一垄垄一坡坡一山山的万寿菊，在塬地、塬上、梯田里连片成带，漫如浩海，在熏风温柔的吹动下，绽放和荡漾出金黄色的涟漪，又像层层叠叠的晚霞，灿烂绚丽，越沟填壑，引来蜂群。

穿行在高速公路和双河的两旁，路边的万寿菊蝶飞蜂舞。四山的怀抱里，整山的万寿菊开成了花的海洋。一排排青山下，一岭岭万寿菊如飞天曼舞的裙袂。山上、坡洞、林畔、沟边，到处都是摘花的人群，有包着头巾的婶婶们，提着麻袋的叔伯们，他们彩云一样飘动在花地，一垄挨一垄地采，一行接一行地采，篮子装满了，麻袋装满了，车厢装满了，他们歇在路口等收花的车。天上的云儿跑着，地上蝉儿叫着，身边的花儿开着，人们笑着，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庞，汗水在胸膛上滋滋流淌。

盘盘弯弯的山路上，秋风旋扬，山花含笑，收花的卡车、三轮车、卖花的电瓶车来回奔跑着，直到白露之前，他们忙于这场盛大的花事，不停地穿梭在村庄与小镇的水泥路上，按喇叭互

致问候。这里面，有我劳作了一辈子的母亲。

这是我在儿时摘过覆盆子的地，少年时在烈日下挖过半夏，在玉米地里摘过黄瓜，也是不识字的母亲教会我锄地和农活，一开始学耕人生的一块“试验田”。在这片田里，我学会了犁地、锄草、豁开柳黄的麦子点黄豆，也为了分担一部分生活的沉重，把滚烫的汗水一颗颗流淌进这片地。

伫立太阳照着金花的山坡前，母亲弯着腰，埋着头，缩在枝繁花茂的菊丛里，左手挎篮，右手飞快地摘花，动作娴熟而专注，像一个优等生在考场上沉着答题、胜券在握。我躲在一棵地边的核桃树下，望着她鬓角的苍白发，她弓腰采摘一会儿花后就直不起身，便用拳头捶腰。她把一篮子花装进袋子时，脸上透露出那种劳有所获的笑容，质朴，温馨，踏实稳妥的幸福，如被汗水浇灌过。我连忙上前去帮忙。

抬头看，在忙碌于山间摘花的人群中，多是叔伯婶婶们。他们的心魂，已经割舍不开这土地。

又一个周末，我上山去，母亲和婶婶们全在山上摘花，一个人一天可以收一亩地的花，一亩地的花从头茬到尾茬摘尽，一般要采摘七八茬。徐徐的山风送来她们隔梁的拉话声：“摘了多少？”“一车了。”“上一茬卖了多少钱？”“不多，不多，一千三。”茶余饭后的村巷里，闲游的乡亲们扯得最多的话题是“万寿菊”，这个新词一种进地里，就变成乡间的热词。父辈们年老干不了重活，但靠种花可以养老，他们的口头禅是：“多谢这花呀，多谢万寿菊产业！”

前些年，小镇有许多人外出务工，山上交通不便的田地撂荒。后来，经过干部群众对产业调整和土地利用状况因地制宜的分析，县里在红川园区建起了万寿菊加工厂，萃取叶黄素，一批专业合作社纷纷流转了农民的土地，县上的龙头企业统一育苗，免费分发给群众移栽，田间管理和采收情况好的农户，一亩地的花卖到了三千元。村上又都陆续回到了地里，踏踏实实种地、摘花、卖花，增加收入。春耕时，家家户户争先恐后，腾地整地，扩大面积，政府给每亩地办了农业保险，让大家吃上定心丸。

属于我们家的那块地，如一轮蛋黄色的弯月，满地千株万枝的菊花，长势格外喜人，苗株高，分蘖多，骨朵密，花瓣繁，不愧是赫赫有名的种地老把式的“田土杰作”。我从心底里感恩和敬佩母亲的勤劳，感恩母亲的养育，感佩她年过花甲了还在山村弯地种花种地，誓把泥土合成金的精神。劳动，是她天生的职业；种地，是她毕生的事业。一说起万寿菊，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这种花都能卖钱，好日子让我给赶上了。”

阳光清朗、明净，新一茬的春稼秋穡，正在座座山冈的田土中上演繁荣；黄昏的晚风，轻柔、醉人，万寿菊的灼灼烈烈，把悄悄入眠的沟坡给点亮灯盏。山欢人笑的花乡花海，打破沉静的群山碧野，润泽丰裕的农家生活。细想故土地上曾经不生的花儿，就因为东西部协作，铺天盖地降生在在了西秦岭成县盆地，并生机勃勃地到处生根、出苗、开花，它们成了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上，父老乡亲最喜欢的“金花”。

云屏的银杏树

(外五篇)

□ 窦和平

云屏的银杏树

一棵树，在云屏寺旁打坐修行千年，只为等待这场春天的邂逅

几个人，轻轻推开古寺的大门仿佛走进一棵树的年轮

这棵树，早就见过我也见过唐宋的青砖绿瓦

两当樱花

春天，去看两当樱花粉色牵着粉色，编织花环

樱花，是慢城上空的彩云是诗者眼中的繁星

听闻，张果老离开登真洞携一枝樱花四海云游

云屏的山

群山，在这里扎营围猎人间福地，还是长寿秘境？

云屏，云屏三峡引领一群诗者，向深处走去

荷花池的清晨

群山，在黎明的浓雾中荷花池，被早起的鸟儿唤醒

我听见，鸟儿邀我歌唱张果老说：这里是他的家乡

最后一缕雾气散尽荷花池昨夜睡去的荷花又，睁开了眼睛

云屏的雨

雷电，把天空劈开雨伞，在路上奔跑

乌云和狂风的扶持路面上溅起巨大的水花

屋檐下，燕子焦急地在窝里呼唤像极了我的母亲

棉老村

几代代人，用勤劳把四季耕种太阳和雨水，让仓廩殷实丰盛

棉老村，遇见身体硬朗的老人面对青山，讲述福寿天齐的秘密

你们的肩膀是巍峨的山

——写给防汛抢险的电力工人

□ 王银林

你们的脚是铁打铜铸量天的尺

在洪魔撕裂的路上

一步一步，跋山涉水

以坚定的信念日夜兼程

巡查丈量着在泥浆中

骨折呻吟的电力线路

踩得大地生疼

你们的腿是木制的船

载着沉重的水泥电杆

在淹没膝盖的洪水里趟过

踩得泥浆乱作一团

你们的肩膀是一座座巍峨的山

扛着国网，扛着担当

在风雨里前行

顶住三伏的骄阳

颗颗汗珠从黝黑的脸庞滚落

把受伤的大地再次灼伤

你们也是血肉之躯

山泉是你们的玉液琼浆

方便面、干饼子、盒饭填充碌碌饥肠

累了就以大地为床

你们是拿安全带、老虎钳、扳手

书写音乐的大师

泥石流中一处处重新崛起的杆塔

是你们用双手创作的动人的音符

洪水中、废墟里

一条条涅槃重生凌空飞舞的银线

是你们日夜奋战

奉献给大地壮美的歌

电来了，灯亮了

灾区群众重新绽放的笑脸

是你们用初心唱响的最美的诗篇



竹实

第1987期

陇山即景

【国画】

作者 王玉昆

险崖坝古栈道：

穿越时光的历史遗迹

□ 岳军红

在陇南市武都区的崇山峻岭之间，隐匿着一处承载千年历史沧桑的遗迹——险崖坝古栈道。

险崖坝古栈道始建于何时，已难以确切考证，但据相关考古研究和历史文献推测，它最早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古人凭借着智慧与勇气，在悬崖峭壁之上开凿、搭建起这条栈道，成为连接川陕地区的重要通道。

在古代，险崖坝古栈道不仅是军事战略要地，更是经济文化交流

的重要纽带。无数的军队、商旅、文人墨客沿着这条栈道穿梭往来。它见证了朝代的更迭、战争的硝烟，也见证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

从建筑工艺上来看，险崖坝古栈道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精湛技艺。在陡峭的崖壁上，工匠们运用凿孔、架梁、铺板等方式，修建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栈道或高悬于半空，或紧贴崖壁，其结构之精巧、布局之合理，令人叹为观止。

险崖坝古栈道历经了岁月的流转和自然的侵蚀，尽管部分路段已经损毁，但残留的遗迹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昔日的辉煌与壮丽。这些遗迹仿佛是一部无字的史书，静静地向后人诉说着那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

如今，险崖坝古栈道已成为陇南市武都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景点。它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学者前来探寻、研究，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交通发展的历程和人类文明的演进。

我们一直在追梦的路上，家乡二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变成了自我介绍的代名词。年岁渐长，却愈发觉得这座小城宛如母亲一般，见证着我的出生，呵护着我的成长，包容着我的棱角，分享着我的喜悦，愈合着我的伤口，最终也等待着我的归来。

康县，坐落于甘肃陇南，是一座小小的但逐渐广为人知的小城，是我生长的地方。小城于我，是数不清的惦念和无数具体或抽象的名词集合。年幼时，小城编织着我的童年梦；少年时，小城画写着我的寒暑假；成人后，小城是我身上难以割舍的标签。

小城的清晨，从一碗冒着热气的面茶开始。缕缕茶香，把炸过的洋芋小块、麻花丁丁、鸡蛋碎铺在碗底，浇上一大勺翻滚着的浓稠的汤汁，一手面茶，一手烤饼，孕育了小城人关于美食的独特记忆。

白云山是小城人早晚锻炼的好去处。每逢雨过天晴，山腰山尖白云缭绕，远望似画，似仙似幻，鸟鸣虫啾，草叶梭梭，无数的生命交织，无数的色彩叠加，有一种奇幻的力量，能抚平急躁，治愈伤痛。我曾有一次当时眼中的“人生大考”失利后，在下着雨的夜晚，和父亲一人撑一把伞，前后走着，一言未发地爬上了白云山。俯瞰小城，这里虽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依然能看到星星点点的霓虹灯；虽没有人山人海的喧嚣，但却有形形色色不同的人努力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这里虽物产贫乏，可从不缺少追梦人。我在高处看着万家灯火，那一刻，身边是默默陪伴我的父亲，远方的阑珊灯火，点滴温暖，在不知不觉已让我泪流满面，决心背着行囊再出发。

三年前，被病痛折磨的奶奶走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是空洞的，心也是空的。回到小城后，第一时间再也不是去病榻旁看她，那个儿孙轮流值守的小屋，再也没有了这位



小城康县

□ 杨曼菲

和善的老人。我的爷爷奶奶，以前在村口小桥上等我回家，现在地下人长眠，地上人永念。

爷爷曾有一个老式的录音机，我们小时候，他用空磁带录下我们这些孙儿们唱歌、念诗、弹琴的声音，稍稍长大后，就常常放给我们听，那些稚嫩的声音，记录着我向真向善向美的开始。我总是在着急长大，而爷爷却悄悄地跟在我身后做时光的收藏者。暑假燥热时，爷爷在我旁边摇着蒲扇哄我睡觉；外出遛弯时，会给我买爱吃的零食；上小学后，父母工作忙时，爷爷就来接我上下学，小城多雨，可爷爷总能“抢”到一辆黄包车让我不淋一滴雨。后来爷爷病了，我以为等我再次放假回家后会他就会好起来，但我没想到，有时候一次分离竟是永别。

爷爷走后，我曾无意间发现在小屋偷抹眼泪的奶奶。奶奶精明能干，话不多，所以我们这些孙儿那时候和爷爷要更亲近一些。奶奶不识字，却把家里和地里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出日落，这个身影从容地忙忙碌碌。我们回家时，不善于表达的她只知道让我们别饿了肚子，那张小方桌，那双让时光有了温度的双手，都是记忆里的温暖所在。门前的老树又长了新芽，院里的旧花又结了新果，我想奶奶一生存了很多很多的话，连同对儿孙质朴的爱，都藏进了那满头银发里。老屋早已物是人非，曾经的大河只剩下溪流，可我的爷爷奶奶

眠于此，我的姓氏出于此，这座小城、这栋老屋，是我的牵挂和羁绊。

康县，这座小城，现在成为陇南乃至甘肃的靓丽名片。小城的天空，没有一丝纤尘，是清澈透明的蓝，幸福无比的蓝；小城的山，没有一丝缺失，林立成海的绿，清幽欲滴的绿；小城的水，没有一丝污浊，碧波荡漾的清，可见游鱼的清；小城的空气，是没有一丝杂质，沁脾涤肺的甜，神清气爽的甜。小城的魅力，在于她独有的自然和生态，守住了青山，留住了乡愁，换来了金山银山。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上，我作为单位一对一服务人员，接待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参观结束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中国甘肃省康县，有一个美丽的村庄，这个秀美的小村庄是农村发展的典范，通过推广当地人的手工业、传统技艺和旅游业，赋予每个当地人发展的权利。”作为小城的一份子，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是一座小小的，充满烟火气，充满人情味，让我无限眷恋的小城。这里很小，有着我们深爱的人，我们的青春。

曾经对这座小城的舍，大抵是从远行的那一刻起酝酿的，我至今认为，每个人出发和返程的情感，总是离不了大道路漫漫，小城情切切。我的小城，叫康县。